

※ 理论研究 ※

论攻下派对骨伤科的影响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 丁继华

概说

对骨伤科疾病用攻下法，最早在《内经》中就有记载，《难经》、《伤寒》在理论上、临床实践上更进一步地加以完善，直至金元时期，四大名家之一张子和，自创攻邪派体系，对后世影响较大。因子和系攻邪派创始人，在骨伤科学中，将其列入攻下派并重点介绍之。

生平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人，生于金·贞元四年（公元1156年），卒于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享年七十二岁。子和的医业系承袭世传，自幼即读医经，刻苦学习《难经》和《素问》，并深得其中要领。后私淑河间刘守真，并推崇其法。但子和行医不泥古，敢于创新，在其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创立了攻邪学说而自成体系，他擅长汗、吐、下三法，往往获得奇效，故而著名于世，时人称为神医。兴定年间（1217~1222），召补为太医，并曾随军于江淮一带。他平生好读书，喜吟诗，爱饮酒，性格豪放。因厌恶官场生涯，对“迎送长吏，马前唱诺”的丑习十分反感，遂辞官隐退，寓居颍水之上。当时名人麻征君、常仲明等，宁愿放弃官职，而与子和一起研究医学，并共同完成了名著《儒门事亲》。

子和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医疗实践，著有《儒门事亲》一书，由麻征君（知几）润笔，常仲明整理脱稿，成书于正大五年。

《金史》对子和有关的介绍为：“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著作

子和所著的《儒门事亲》共有十五卷，前三卷是《儒门事亲》，以下《治百病法》二卷、《十形

三疗》三卷、《杂记九门》一卷、《撮要图》一卷、《治病杂论》一卷、《六门三法》一卷、《治法四要》一卷、《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要诀》一卷、以及《世传神效名方》一卷，并附有《刘河间先生三消论》一卷。这是一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医著，在理论上突出了汗、吐、下三法系源于《难经》、《素问》、《伤寒》的攻邪思想，并结合本人大量的临床实践，列举了许多有效的医案，对后习者极为有益。

清乾隆四十三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和总校官陆弗墀在钦定《四库全书》关于《儒门事亲》的提要中写道：“臣等谨案《儒门事亲》十五卷，金张从正撰。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人，兴定中召补太医，寻辞去，与麻知几、常仲明辈讲求医理辑为。此书有说有辨、有记有解。有诫有筭、有途有式、有断有论、有疏有述、有衍有诀、有十形三疗、有门三法。名目颇烦碎，而大旨主于用攻。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从正宗河间刘守真，用药多寒凉，其汗、吐、下三法当时已多异议，故书中辨谤之处为多，丹溪朱震亨亦讥其偏，后人遂并其书置之。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间负气求胜，不免太激。欲矫庸医特补之失，或至于过直，又传其学者不知察脉虚实，论病久暂，概以峻利施治，遂致为世所籍口，要之未明从正本意耳。”提要对此书的评价是客观的，认为子和的汗、吐、下三法是值得推荐的，至于当时不少人讥讽子和用药过偏，以及下工用此三法不当而带来不良后果，都是因为未掌握三法的真谛和要领所致。

学术思想

1. 攻邪思想的基础

子和在其《儒门事亲》中指出：“灵枢经谓，刺与污虽久，犹可拔而雪，结与闭虽久，犹可解而决去”。这就是他攻邪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他看到当时医学界多嗜用补药，不问虚实，滥投补剂，庸工以此讨好病人，病人受害尚不知觉，以致邪气稽留，为害不浅。子和目睹时弊，痛加斥责，他指出：“惟庸工误人最深，为鯀湮洪水，不知五

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

子和深切地感到除病必须祛邪，祛邪必须依着汗、吐、下三法。他的三法是以《内经》、《伤寒》中有关理论作基础的。《素问》指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攻之，损或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子和悟其真谛，从而综合演变出攻邪三法，他认为：“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子和常谓其三法系学自仲景，在论汗、论吐、论下时，经常引用《伤寒》所论，《金匱》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中，首味就是大黄。他平时十分推崇刘河间，不仅在临床上仿效其多用凉药，而且起疾救死多取效，同时在刘河间的火热论上也多加以阐发，并应用于攻邪三法中。所以说子和的三法是宗奉《难》、《素》、《伤寒》和师承守真而创立。

2, 攻邪三法

古人祛病治法颇多，《伤寒论》中早有八法介绍，而子和独取三法，他认为汗、吐、下三法可兼众法：“世人欲论治大病，舍汗、吐、下三法，其余何足言哉，”他一生在治病中，十有八九取三法治疗，用其他法治病仅一二，因此他在三法上的运用相当自如，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说：“所论三法，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

子和认为，邪入人体之路有三，而逐邪之路亦有三。“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皆可以伤害人体。“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出之者即为天邪可汗而出之，人邪可涌而吐之，地邪则可泻而出之，因势利导，使邪气溃退。

①汗法：“所谓发表者，出汗是也。”凡是能具有疏散外邪作用的方法，子和均将其归属于汗法，所以除了发散解表的内服药物之外，其它如“灸、蒸、漂、洗、熨、烙、针灸、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

②吐法：“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一吐之中，变态无穹，屡用屡验，以至不疑。”吐法也不仅限于以药引吐，凡引涎、漉涎、噎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归属于吐法。

③下法：“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下法也不仅限于泻下通便，子和将凡具有下行作用的方法均归属于下法，如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

3, 在临床上的应用

落马坠井、跌扑金刃损伤属于不内外因，它既不同于外感六淫，又不同于内伤七情，因此，内既无胸腹之本，外又未受风寒之侵，而是外受有形之物所伤，致使血肉筋骨、脏腑经络受损而致。

子和本着落马坠井，打扑伤损、闪肭损折、杖疮肿发痲痛者多有心恙，牙关紧闭者也多是惊涎堵塞于上。因此，他往往先用吐法，后用下法。三圣散（防风、瓜蒂、藜芦）是其吐法的代表方子，在他的医案中就有用三圣散来治落马坠井，或因打扑而生心恙，故投用三圣散。如病人虚弱疲瘁，可投用独圣散（瓜蒂）吐之，吐后再用安魂宁魄之药。

《素问·缪刺论篇》：“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刺足内踝下然骨之前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各一疔，见血立已”。刺为子和攻邪三法之汗法，饮利药以通前后，利药为子和三法之下法。

古人对堕坠之后，因恶留内而使腹中满胀，从而无大小便，首先用下法来通二便，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堕坠留恶血而引起不得前后，有脊柱受伤出血压迫脊髓，脊髓也可直接因堕坠受伤；有堕坠致使后腹膜间隙血肿，或腹腔内脏腑筋络受伤出血，刺激腰、盆神经丛，这些伤害均可导致不得前后。用攻下法不仅能使二便通利，更主要是能获破积逐瘀之效。所以子和对“诸落马堕井、打扑闪肭损折、汤沃火烧、车碾犬伤、肿发痲痛，日夜号泣不止者，予寻常谈笑之间，立获大效。可峻泻三四十行，痛止肿消，乃以通经散下导水丸等药。如泻水少，则可再加汤剂泻之，后服和血消肿散毒之药病去”。子和下法的代表方为导水丸，由大黄、黄芩、滑石和黑牵牛组成，根据辨证可另加甘遂（久病则加）、白芥子（遍身走注痛）、朴硝（久毒宜加）、郁李仁（行滞气、通血脉）；通经散系由陈皮、当归、甘遂组成；神佑丸由甘遂、大戟、芫花、黑牵牛、大黄组成。子和在攻下时是辨证施攻的，对壮实劳力、贫食粗辣之人，则多用陡攻之药，如大承气汤、导水丸或泄水丸等。如对年老衰弱，有虚中积聚、或富贵之家、城廓之人，投用缠积丹、三棱丸。

子和攻邪三法的核心思想是：“他病惟先用三法，攻克邪气，而元气自复也”。他创三法也是认

为世上只知补之为利，而不知补之为害。他曾说过：“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良工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粗工或治实，或治虚；谬工则实实虚虚；庸工能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不省其误，此余所以著三法也”。子和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攻补两者的关系是：“盖草木皆以治病，病去则五谷、果、菜、肉皆补物也。若以药为补，虽甘草、人参，久服必有偏胜增气而夭之虑，况大毒有毒乎”。他认为邪未攻去，不宜言补，如果强补，则适足资寇。必须先攻却邪，病去之后，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他比喻三法犹如刑罚，梁肉犹如德教，治乱用刑，治治用德，这就是创三法的理论依据。

子和在施攻施补的临床实践上之所以疗效甚著，是因为不但有理论思想指导，而且在辨证施攻补上的辨证关系把握得好。一方面他不是对所有的病一味施攻，对老弱之人，伤势严重，咯血、便血、诸亡血者，不宜取吐、汗、峻下，即使用下法时，也兼以补法行之，如以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穿山甲，或天真丸、无比山药丸等；另一方面，子和在用攻下药时，是以损其有余，有余去除后，相对就自然补其不足了。若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当阴有余而阳不足时，则当损阴而补阳。热用芒硝、大黄、损阳而补阴也；寒用干姜、附子，损阴而补阳也。

对后世的影响

1, 李时珍：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不仅在其《本草纲目》中专列一节介绍了“张子和汗、吐、下三法”，并且对三法之药味、用法加以分析和补充。时珍对子和的攻中有补思想十分赞同，他说：“积聚陈莖于中，留结寒热于内，必用下之，陈莖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通，下之者所以补之也”。

2, 徐彦诚、刘宗厚：他们在所著《玉机微义》中十分推崇子和的攻下法，列举了子和关于落马坠井、打扑伤损的治法，宗厚说：“按子和于堕车落马、杖疮闪肭者，俱用峻下。其有心恙牙关紧急者，云是惊涎堵塞于上，俱用三圣散先吐后下，其法虽峻，然果有惊涎瘀血停留于内，掀痛肿胀发于外者，亦奏捷功。但于出血过多老弱之人，脉虚大者，亦当求贵。”宗厚在瘀血和亡血上，也支持子和的观点，他强调：“瘀血、亡血二者不可同法而治，有瘀血者宜攻利之，若亡血者兼补而行之。”对瘀血壮实之人，以复元活血汤攻之；老弱之人以四物汤加破血逐瘀，缓下之药。

3, 孙一奎：明代医家孙一奎在其《赤水元珠》中不仅介绍了子和用攻邪法治跌扑损伤的论点和宗厚支持攻邪法的按语，同时还列举了仲景治筋骨损伤时用大黄、桃仁的攻下方，金·张元素治打扑内损用的，内含荡涤败血大黄之洁古巴戟汤，以及常用于攻下的复元活血汤、三因鸡鸣散等。一奎对其评价甚高：“张戴人医亦奇杰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予甚冤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国，不先逐寇而先抚循，适足以养寇而扰黎元也。戴人有见于此，故以攻疾为急”。

4, 何梦瑶：清代何西池也十分敬佩子和的学术思想，他在《医碇》中阐发了子和攻下法的补泻辨证关系，他说：“泻此即补彼（如泻火即是补水），补此即泻彼（如补火即是驱寒）。故泻即补也，补即泻也。寒以补阴，故夏日饮水，热以补阳，故冬日饮汤。必以温热为补，寒凉为泻者，谬也。张子和谓良工治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庸工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以为先固其气，元气实，邪自去。不知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所以他赞赏子和对有邪积之人，必取吐汗下三法。西池认为“人身气血贵通而不贵塞，非三法何由通乎”。

5, 子和攻下法的影响甚广，尤其是在跌扑金疮的治疗上。《玉机微义》和《赤水元珠》均介绍了随军医生对战伤兵士滥用下法之例：“顷见围城中军士，被伤不问头面手足胸背轻重，治者例以大黄等药利之。后大黄缺少，甚者遂以巴豆代之。以为于初时泻去毒气，后则多致危殆。……殊不知大黄之药，惟与有瘀血相宜，其有亡血过多，元气胃气虚弱之人，不可服也。其巴豆大热有毒，只能破坚逐积，用于此疾，尤非切当。所以有服下药过后，其脉愈见坚大，治者不察，又以为瘀血未尽而复下之，因而夭折人命，可不慎欤！”。

子和是继守真之后，又一位具有创造精神的大医家。他以独特的学术思想，精湛的医疗技艺，独树一帜，震动了当时的医学界，并得到了当代名人麻知几、常仲明等的支持，甚至当时太医宜企贤，敬其医术，邀而求教。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如栾企、栾景先、张仲杰、游君宝等均受教于子和。

当然，他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丹溪就曾经讥其过偏。有的人言其用药太峻，有的谚其三法太狭等等、子和面对冷嘲热讽，毫不动摇，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可贵精神。